

台灣佛教高僧的頂相造像

◆ 陳清香

為佛教高僧或宗門祖師圖畫其容顏或雕塑其形像，以供後代法裔、信徒瞻仰供奉者，自古以來，一直是表達對祖師崇敬心意的一種方式。就平面的圖畫而言，高僧祖師的肖像畫，謂之頂相。描繪頂相，通常是由當世的畫家在祖師生前，即先予以面對面的寫真，以素描手法摩寫真容。現存史上流傳最早的頂相遺作，為唐代畫家李真為密教祖師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金剛、一行、惠果等所畫的真言五祖像，畫跡由日僧空海攜回京都，如今成了日本文部省指定的國寶。

真言五祖像是在長安畫的，畫中的五位祖師，前三位是印度人，後二位是唐朝漢人，都是平面的頂相。至於立體的頂相造像遺例，以鑑真大師像為最古老。鑑真大師是唐代揚州大明寺的高僧，為了將佛法傳到日本，從泉州出海，曾經五度航海失敗，雖失明，仍不改志，第六次終於成功的登陸日本，在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，將律宗大法流布到東瀛。大師的門人以夾苧漆的手法為大師塑像，捕捉住大師堅毅不拔的傳法願力與神情。此鑑真頂相塑像尚保留至今，同樣的，也成為日本文部省指定的國寶。

頂相造像遺例，尚有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內，所保留的唐代該寺住持願誠法師塑像，十分傳神寫實。

以台灣佛教史而言，早期明鄭永曆年間，不少明末遺臣或抱淑世度人襟懷的高僧，紛紛來台，他們或變服為僧，或日課佛經，以所住的館舍為寺庵，佛教的種子點點滴滴的在寶島上播種下土。到了清代，除了一些叢林佛寺，是由戒行精嚴、勤修苦行的沙門比丘開山創立之外，清廷往往又派遣一批臨濟宗的高僧，由福建來台駐錫天后宮的道場，因此供奉媽祖為主神的宮廟，往往後殿或偏殿兼設觀音殿供奉觀音。而同時整個宮廟也延僧住持，住持圓寂時，另設開山堂立牌位，書寫法號，蓮座並奉香爐，以表法脈代代相傳。

明鄭時代最初渡台的高僧，由於年代久遠，史事多半湮滅，高僧祖師容顏無從追尋，而清康熙以後的一二來台僧侶，卻意外的留下了頂相造像，如北港朝天宮的開山樹壁和尚像、第二代能澤和尚像，便是早期珍貴的祖師頂相遺例。

依北港《朝天宮志》所載，康熙三十三年（一六九四），佛教臨濟宗第三十四代禪師僧樹壁奉湄洲媽祖尊像來台，在諸羅海口笨港登陸，獲當地居民的崇信，遂捐地立廟，是為今日北港朝天宮之始。其後笨港日益繁榮，信徒將小廟易茅以瓦。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，諸羅縣令馮盡善批准樹壁在笨港溪設渡口濟行旅，所得之資可作寺廟香燈。推算之，樹壁自渡台開山以來，至少超過三十六年。小廟從零開始，到初具規模，樹壁主持法務，必是事事躬親，諸苦備嘗。

樹壁以一臨濟宗禪師卻托身於媽祖廟任住持，似乎不符合佛教體制，但卻是清代台灣所立宮廟的普遍現象。究其原因，一者，自宋代以下，民間信仰呈現儒釋道三家相互混和的現象，二者，清廷以皇帝的命令下達所致，樹壁之渡台，有可能受命於朝廷。樹壁雖駐錫媽祖廟，但所推行的，必是佛法，今朝天宮尚遺留一只樹壁當年所使用的陶鉢，陶鉢的外緣，仍刻有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全文，（見

圖一)就是明證。

樹壁禪師圓寂後，信徒感念其德澤，除製木質牌位，刻字曰：「開山第一代圓寂比丘上樹下壁欽公蓮座」(見圖二)之外，另又特請匠師雕刻其頂相，一同供奉在開山堂之中。其中頂相造像(見圖三)依樹壁禪師生前全身的容顏法相而刻，法像作倚坐姿態，像中顏面五官，已經完全燻黑，但依稀仍可瞻仰到高廣的額頭，下垂的眼窩，突出的顴骨，凹陷的臉頰。禪師身上所著僧袍，交領不顯著，外無水田衣，袖口寬廣，及於椅背，僧袍覆蓋足裸，從褶文中表現了腹部及腿足。從其微突的腹部，與一上一下的手勢看來，那是一種比較自在的姿勢，推測在未圓寂時，已先行就日常生活的狀貌而刻的。

第二任住持為樹壁弟子能澤和尚，約在乾隆年間，曾被彰化縣令禮聘兼彰化縣僧綱司事，總管虎尾溪以北宗教事務。乾隆十六年(一七五二)，能澤又主持本宮的修廟大事，從設計規畫、勸募緣金，到擴建修繕殿宇等，工程浩大。能澤有徒五人，均能繼其衣鉢，或被推薦住持他廟，傳衍臨濟法脈。

能澤亦有木質蓮座與陶塑的頂相流傳下來，蓮座上的陽文刻字曰：「清臨濟正宗三十五世三代大祖重興北港宮彰化縣總持司事□能澤公蓮座」(見圖四)。至於陶質的頂相(見圖五)則呈現了標準的禪僧風貌，為雙腿結跏趺坐，雙手結禪定印的姿勢，其頂門光頭無髮，額頭高廣，雙目垂簾，坐姿端莊，表現智慧和定力，身著交領右衽的僧服，僧服上加彩袖，十分亮麗。

北港朝天宮保留的清代祖師頂相造像，十分珍貴。至於日治時代所製作的高僧頂相，則遺例較多，茲舉數例，以享讀者。

如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開山善慧大師的頂相造像，就供奉在其開山堂中。按善慧大師，俗姓江，清光緒七年(一八八一)生於基隆坎仔頂，九歲至十五歲學習漢文，十六歲至二十歲皈依龍華齋教，並接觸佛法，二十歲赴福建鼓山湧泉寺禮景峰老和尚出家受具足戒，返回基隆後，二十四歲時創立了月眉山靈泉禪寺，爾後數十年間，全力投入該寺的寺宇建築與法務推展，一度使全寺僧尼達五十人，信徒兩千人的盛況。大師創建之初，沿襲內地叢林禪寺的佈局，建天王殿、客堂、舍利殿、大雄寶殿、大禪堂、講堂、功德堂、開山堂等。大師更於大正元年(一九一三)，赴東京，恭請全部《大藏經》返台，兩年後，更親往印度，迎請十一尊玉佛來台，將其中八尊分送島內各道場，三尊鎮本山。大師更兼任福建省佛教會會長、住持福建鼓山怡山重慶寺、住持南洋極樂寺，在島內則創辦曹洞宗佛教中學林，重興法華寺與彌陀寺，擔任南瀛佛教會理事、杭州日華佛教會會長等職。善慧大師為當時台灣四大名僧之一，也將基隆月眉山發展成四大法脈之一，與本圓法師的觀音山凌雲禪寺、覺力法師的苗栗法雲寺、永定法師的大岡山超峰寺等齊名。

善慧大師圓寂於一九四五年，門人信徒為大師所鑄造的頂相銅像(見封底)，供在開山廳，頂相與真人等量身高，反映了大師清矍略微消瘦的容顏，具慈悲又睿智的神韻，全身作端身結跏趺坐之姿，衣著內穿交領右衽僧袍，肩外披披巾，搭掛袈裟則在左胸以掛勾勾住衣角，垂衣覆蓋膝足。大師右手握如意柄，左手托

高，全身頂相威儀具足，顯出了一代大師事功與學行兼備的圓滿風采。
善慧大師的頂相寶座兩旁有當年普陀山法雨寺常住所撰的輓聯，曰：

善慧老和尚西逝
善心輔法雨功績萬世不朽
慧力啓靈泉德業千古常昭
普陀山法雨常住拜輓

善慧大師是以開山祖師弘法的事功，贏得後人的尊崇，因而造立頂相供奉之。而非開山祖師以其感人的度眾事蹟，也能觸動信徒的發心，為祖師塑造頂相，永充供養。台北艋舺龍山寺福智和尚紀念堂內所豎立的福智和尚頂相，就是一例。福智和尚俗名吳燦明，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清濛鄉人，弱冠來台經商，因生意不佳，結束營業，入艋舺龍山寺，先任打雜伙伕，後皈依意來禪師出家，取法號福智，意來圓寂後，擔任住持，從此竭心盡力，奉獻本寺，自奉粗衣淡飯，人以乞丐和尚呼之，亦不以為意。有人譏其養女人，為表清白，慨然去勢，傳言乃不攻自破，令人起敬。

大正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寺內管理會決議本寺改築重修時，和尚率先捐獻七千餘金，座上諸人大吃一驚，因此金乃和尚數十年來，四處為檀越做佛事，積蓄零碎之喜捨所得。在座士紳，感動之餘，紛紛解囊，很快湊齊六十餘萬金，改建了磚木結構，而為美奐美輪的宏偉殿堂。只可惜和尚未及親見改建竣工的景象，便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圓寂，年僅五十。遺骨納以瓷器甕，原置本室別院，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，移寄古亭區的寶藏岩附設寶藏塔，永受香火供養。

福智和尚的頂相（見封面），高約一四〇公分，是一尊雙手合十的站立像，和尚寬額圓頂，面清瘦，顴骨微突，臉頰內縮，目光向下，雙唇緊閉，表現出無比的毅力。僧衣加彩，領口漆白，交領右衽的藍袍為底層，水田衣漆成金黃色，披掛在右肩，以鉤鉤住，下襠邊緣有紅底龍文鑲邊，僧鞋露出僧袍外，文飾鮮豔。和尚的頂相以玻璃櫃罩之，背後懸掛著橫匾，大字書曰：「佛心」，小字曰：「戊寅年 福智大師 民國八年發心 捐其一生積蓄 興龍山寺於頽危 功德至深 且鉅 足資後人楷模 緣會恭書」

這是民國八十七年所題之字款，如依一般習俗，圓寂之後，約在一兩年內塑像，因此此頂相應是塑作於一九二四年前後。

瞻仰歷代高僧祖師的頂相造像，除了欣賞人物寫實造像之美之外，也不由得緬懷其生前感人的濟世度人事跡。v